

經

武

淵

源

經武淵源卷之七

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甫同梓

春秋纂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

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
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
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此非孫吳之所及也。昔

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
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
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
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
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
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

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

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
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
增修於德。無動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
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
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
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頽乎。吾聞夫犬戎
樹淳。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
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將孰有能。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
狼。四白狼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

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又曰。利而誘之。卑而驕之。然以施于弟。恐矣。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

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

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
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
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此

孫吳之所及也

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

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孫子曰索之而知得

失之計

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
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
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

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子孫

曰攻其無備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

可以師。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或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

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

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

十一月甲寅。鄭人大

敗戎師。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

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

之。取三師焉。

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曰。趨其所不意。宋衛

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

敗。

吳子曰。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闕與

賴考叔爭車。賴考叔挾輶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

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賴考叔取鄭伯之旗

蝥，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

蝥，孤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吳子曰：一

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

擐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列之，愛

而貴之，是為軍命。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

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

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

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瞻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逼處此。

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
暇。而况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
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
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
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
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
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此非孫吳君之所及也。君
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
序人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

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
後人。可謂知禮矣。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
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
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

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吳子曰。有不占而當避者。一曰

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師徒之衆。甲兵之精。三曰四隣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孫子曰。不知

已。不知彼。每戰必敗。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

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吳子曰：用兵必審敵虛實而趨其危。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孫子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又曰：曼伯兵之所加。若以礮投邠者，虛實是也。

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

繻葛命二拒曰。旻動而鼓。

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闔衆

如闔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又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

勝。然以之抗王則悖矣。

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

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楚武王侵隨。使遠章來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闞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

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
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
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弃小國。小國離
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六韜曰。夫
見弱于敵而後戰者
也。故事半功倍焉。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
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
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
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
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

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

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故務其
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

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此非孫吳
之所能及也。

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

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

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武侯問曰。願聞陳必
定。守必固。戰必勝之

道。吳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
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

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
是吾君而非隣國。則戰已勝矣。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

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遠章

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

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息寇也。孫子曰。殺敵者怒也。

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

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携

矣。孫子曰。兵之形。避實而擊虛。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

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孫子曰。將不能料敵。以少擊衆。以弱擊強。

北曰。隨侯逸。闞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

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鄆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鄆。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鄆。三逐巴師。不克圍。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孫子曰：半進半退。誘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鄆人宵潰。

楚屈瑕將盟貳軫。鄆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

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鄆人軍其郊必

不誠。

孫子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

君次於郊。郟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鄆。

鄆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鄆師。四

邑必離。

孫子曰。其次伐交。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

莫敖曰。盍

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

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

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六韜曰。用兵之害。猶

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

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孫子曰：利而誘之。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軍志

曰將驕而卒情者必敗。

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狗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

設備

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及羅羅與廬戎兩

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

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

虞。姑盡所備焉。

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事至而戰

又何謁焉。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

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寧。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楛木之下。令尹聞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孫

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問不能窺。濟漢而後發喪。

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

五父諫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孫子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遂弗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有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

加勇焉弗若也。

孫子曰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尉繚子曰。人主

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

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

亡。是存亡安危在於

枹端。柰何無重將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

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

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乃使請諸魯。嚴

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

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

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必長為魯國憂矣。嚴

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

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
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嚴公使東
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以還，比至，三釁三浴之。
桓公親逆之于郊，而使為相。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
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
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
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
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

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

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

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

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

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

令，可以寄政。孫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手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

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

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

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彥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

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內。敗之政。又曰。九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
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
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
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
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
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
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親問焉。曰。於子
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衆者。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

吳子曰。強國之君。必料其

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

孫子曰。軍無選鋒曰北。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隣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類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

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孫子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

戟。輕罪贖以韜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宥閒。

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

金以鑄劔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楊。

試諸壤土。甲兵大足。吳子曰。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晁錯曰。兵不

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

其侵地。堂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

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

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

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
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
吠犬。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
四鄰大覲。孫子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
豫交。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既
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北
至河。東至於紀鄆。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
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
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
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

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令
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
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
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
泚。乘桴濟河。至於石杭。縣車東馬。踰大行。與
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汜沙。西吳南城。周反。昨
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孫子曰。夫霸王之
兵。伐大國則其衆
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
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德。威加于
敵。故其城可
拔。其國可墮。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

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設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

孫子曰。兵

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不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此非孫吳之所及也。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

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

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尉繚子曰。民之所以

戰者氣也。氣實則聞。氣奪則走。又曰。善用夫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夫

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

靡。故逐之。孫子曰。旌旗動者亂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

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

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吳子曰。用兵必審敵虛實

而趨其危。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大敗宋。
可擊。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

之。

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

敗諸郟。

十有三年春。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

齊人滅遂而戍之。遂因氏。頷氏。工婁氏。須遂

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孫子曰。出其不意。又曰。夫

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

食入享。遂滅息。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以所守。然以恣淫慝恐矣。

以

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經武淵源卷之七終

經武淵源卷之八

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晉侯將伐虢。士焉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

我。必弃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管子

曰。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國安得無危。夫禮樂慈愛。

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

用也。號弗畜也。亟戰將饑。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孫子曰。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入于桔枋之門。子元闚御。疆闚梧。耿之不比。為旆闚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

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
桐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孫子曰。烏集者虛也。

獻公田。見翟祖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
之。對曰。牀第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
公辭焉。出語士。為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祖
也。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忘。其臣競諂以
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
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
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

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

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

孫子曰。古之所謂善戰者。勝于易勝。

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伐。不伐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

士為以告。公說。乃伐翟祖。郤叔虎將乘城。其

徒曰。弃政而役。非其任也。郤叔虎曰。既無老

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冬十一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

焉能戰。

三畧曰。車衆不可使伐人。

公與石祁子瑛。與甯莊

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
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
前驅。孔嬰齊斃。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
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
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
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
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
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

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三畧曰。亂將不可使保軍。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

人。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六韜曰：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又曰：軍不可從中卻。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軍之適嗣，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

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

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單車三十乘。季

年，乃三百乘。

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

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

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

完乘而觀之。

孫子曰。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

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齊侯曰。豈不穀

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

君惠徼福於敵。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

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

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

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

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乘其亂而襲之。

孫子曰。亂而取之。又曰。出其不意。

遂取梁。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靡屨。其可也。

曰。逢有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濇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此非孫吳之所及也。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

狐裘尫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狗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

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
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
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
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攄我。對曰。臣
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是馨。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則非德。民不
和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
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

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諶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鷄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鷄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

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

孫子曰。善

故兵不預而利可
余此謀攻之法也。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
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
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
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
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
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
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

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

是則然矣。

孫子曰。策之而
知得失之計。

號射曰。無損於怨。

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
弃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
是哉。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
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
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
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

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孫子曰。凡為客則散。又曰。入深則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

物。不得已則聞。

則。深則

道。深則專。淺

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
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
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
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
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強中乾。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吳子曰。人馬相
親。然後可使。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
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
資。入用其寵。餓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

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

孫子曰。殺敵者怒也。

吳子曰。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公曰。一夫不可狃。况

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射為右。輅秦伯將。

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苑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狄師還。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

若之何。此非孫吳之所及也。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

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孫子曰。

知已不知彼。每戰必敗。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量力而動。其過鮮。

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

行多露。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

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蝥蟊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孫子曰：夫易敵者，必擒於人。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

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

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

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

吳子曰。陳而未定。舍而未

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如此者擊之勿疑。孫子曰。半渡而擊之利。

宋師敗績。

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

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

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

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

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

雖及胡菴。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人速得。

為善之
利也。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
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
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
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
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
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
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郇
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鄭郟。文之昭也。

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
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
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
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閔于牆。外禦其
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
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
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器。姦
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
之勲。又有厲宣之親。弃嬖寵而用三良。於諸

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噤。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此非孫吳之所及也。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顏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

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惓。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敵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

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温。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

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

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孫子曰：三

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又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禮至為

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

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此非孫吳之所及也。

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
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
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
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
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
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
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
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
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

城。

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此非孫吳之所及也。

秋。秦晉伐郟。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

傳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邲盟者。

孫子曰兵

者。詭道也。故近而示之遠。又曰親而離之。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

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邲以歸。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

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

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

此非孫吳之所

也。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

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

孫子曰。軍有所不擊。又曰。不若

則能避之。

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

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

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

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朕

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

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

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

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故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蕪。終日而畢。鞭七人。貫

三人耳。

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又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不

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國老皆賀子文。子文

飲之酒。蕪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也。輔隙則國必弱。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孫臏曰：解雜亂絲紛者不控。秦救關者不憚。擊批吭擣虛。形禁。

勢格。則自為解耳。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

趙衰曰。郤穀可。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

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未漆。畫以冊。

青爍。以犀象。冬日服之。則不溫。夏日服之。則不涼。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

掩戶。纒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於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

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鷄之捕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又曰。凡人論將。常。

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

敦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

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鄉。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

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

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武侯問曰。願聞

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

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

不虞。又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

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

以守。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矣。